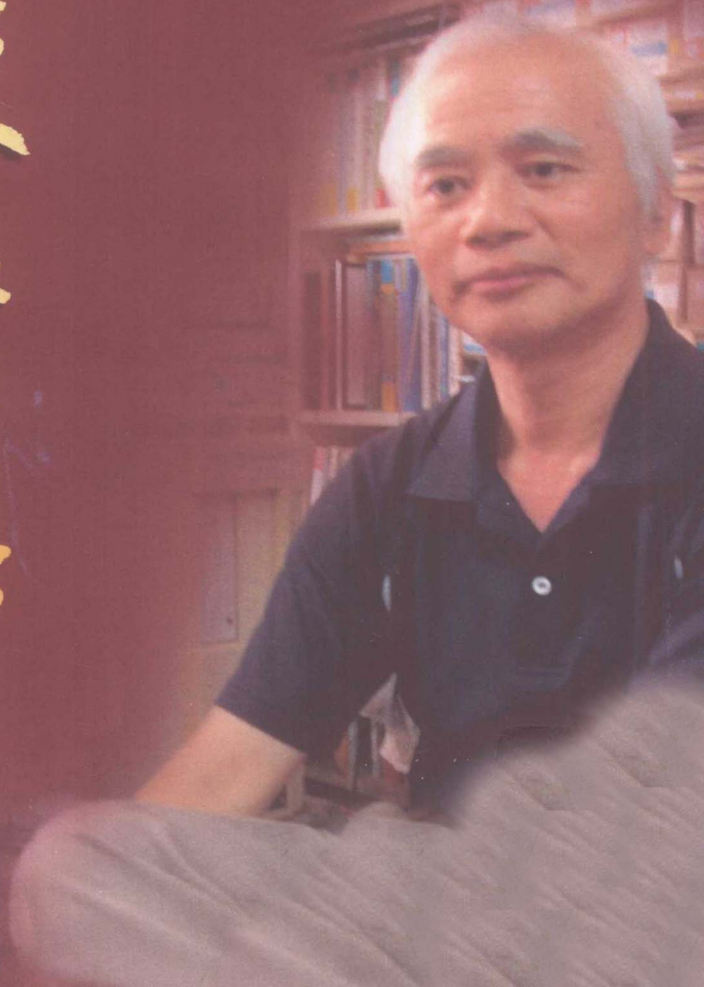


陳長慶作品集

小說卷(三)



陳長慶作品集. 小說卷 / 陳長慶作. -- 一版.
臺北市：秀威資訊科技, 2006[民 95]
冊；公分.-- 參考書目：面
ISBN 978-986-7080-12-7(第 3 冊：平裝).

857.63

95001362



語言文學類 PG0082

【陳長慶作品集】—小說卷・三

作 者 / 陳長慶

發行人 / 宋政坤

執行編輯 / 李坤城

圖文排版 / 張慧雯

封面設計 / 郭雅雯

數位轉譯 / 徐真玉 沈裕閔

圖書銷售 / 林怡君

網路服務 / 徐國晉

出版印製 / 秀威資訊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台北市內湖區瑞光路 583 巷 25 號 1 樓

電話：02-2657-9211

傳真：02-2657-9106

E-mail：service@showwe.com.tw

經銷商 / 紅螞蟻圖書有限公司

台北市內湖區舊宗路二段 121 巷 28、32 號 4 樓

電話：02-2795-3656

傳真：02-2795-4100

<http://www.e-redant.com>

2006 年 7 月 BOD 再刷

定價：280 元

・請尊重著作權・

Copyright©2006 by Showwe Information Co.,Ltd.

一九九六～二〇〇五

陳長慶作品集

小說卷
(三)

【陳長慶作品集】

小說卷・三（午夜吹笛人）

目次

寫在前面／	5	第九章／	67
第一章／	15	第十章／	75
第二章／	23	第十一章／	79
第三章／	29	第十二章／	89
第四章／	37	第十三章／	97
第五章／	43	第十四章／	105
第六章／	47	第十五章／	111
第七章／	55	第十六章／	119
第八章／	61	第十七章／	125

尾聲／	第二十章／	第二十九章／	第二十八章／	第二十七章／	第二十六章／	第二十五章／	第二十四章／	第二十三章／	第二十二章／	第二十一章／	第二十章／	第十九章／	第十八章／
229	223	215	207	195	187	179	173	167	161	153	145	139	133

寫在前面

連續幾天了，在夜深人靜、午夜夢迴時刻，我都會被一陣陣幽揚而略帶悲悽的笛聲吵醒。

長時間的思索，俗務的纏身，遂使我的腦細胞部份失去了功能，久而成了難癒的腦神經衰弱。鎮定的藥物，控制不住夜鶯的哀嚎、野貓的叫春；而屋外那聲聲笛音更讓我輾轉難眠。我曾經想起身看個究竟，卻因門外細雨霏霏而作罷。我企圖從窗外尋找笛音的源頭，卻被矇矓的霧氛所阻擋。

這白茫茫的雨夜，始終是淒涼難忍，我也聽不出那悲傷的笛音是什麼曲調。急欲解謎的還是——午夜吹笛人。

如果是一位正常人，絕對不會選擇在這夜霧茫茫的深夜，在這個空曠的廣場上，吹奏這款淒美的小調；或許只有浪漫的詩人和藝術家，以及在感情上遭受打擊和失意的人，才有如此的情懷。若非腦神經衰弱，讓我夜夜難眠，此刻，必也是躺在眠床上，尋找人生美麗的新世界……

笛聲時起時落，我的精神猶如沈睡過後那麼地飽滿，腦海裡顯現出一個個淒美動人的故事。我在木棉樹下的鐵椅旁，找到了——午夜吹笛人。

他披頭散髮，滿臉鬚鬚，一件老舊的夾克，破損的牛仔褲，僵立著身軀，緊握住邦笛，斜依在木棉的主幹上，目視著霧濃燈暗的前方，臉上晶瑩的液體，不知是霧氣還是水珠。

這條木棉道是我經常休憩漫步的地方。木棉開花時，我曾經在這兒品賞；木棉葉落時，我曾經一片片地撿拾疊放著，雖然有些已捲曲，有些已破損，但我一直欣賞它們那份殘缺不全的美感。今兒群樹被茫茫的霧氣所籠罩，地面也是濕漉漉的一片片。木棉開花時節已過，翠綠的葉片並非是靈感的泉源。我此刻面對的彷彿是一具僵屍，或者是霧夜裡的一個鬼魂，如果用「毛骨悚然」這句成語來描述我此時的心境，或許再恰當不過了。我深深的吸了一口氣，冰冷的手腳與霧夜裡的寒意無關。一向標榜不信鬼神的我，此時卻懼怕於鬼神，這是不合邏輯的想法。

木棉樹上的水滴在我臉上幻化成一片冰涼。如果我面對的是人，他卻比鬼還可怕。是否要以他的冷漠來融化這片霧氣，還是在他內心裡隱藏一個不欲人知的故事？雖然我找到了笛音的源頭，也尋覓到這位古怪的吹笛人，但卻在人和鬼之間，讓我無法分辨。我在鐵椅上坐下，腦裡陷入一個荒謬的思維，我期待那哀怨淒美的笛音再次響起。然而，我的期

望很快變成了失望；他啟步走動，走向木棉道上的南端。在暗淡的街燈下，只見一個僵僵的身影在晃動。逐漸地，濃霧已遮掩住他的身影。我已失去了破解謎團的先機，就讓謎團在我心裡滋長，也讓時光繼續走遠。然而，我卻一直想念著——午夜吹笛人。

今年五月，「金門縣寫作協會」「讀書會」以我的作品《失去的春天》為主題，在縣立文化中心舉行研讀討論會，金門日報記者陳榮昌先生、金門晚報記者陳延宗先生都在隔日的報刊做了詳細的報導；甚至把我這頭關在欄裡喘渡餘生的老牛照片也一起刊登。我並不冀望這本書能為我帶來什麼，但作品受到肯定，卻是作者最大的榮耀！

一個落雨的夜晚，我正準備收攤打烊，驀然驚見一位陌生客佇立在我的書報攤前。他竟然是那位怪模怪樣的——午夜吹笛人。

此時，街燈已暗，大地在雨夜裡沈睡。這位陌生客的出現，更讓冷寂的街道，平添幾許荒涼；因為我曾經懷疑他不是人，而是鬼。當然，在科技昌盛的今天，我的想法近乎幼稚；雖然有許多的靈異事件，讓我們半信半疑，心生膽怯，但實際上只是傳聞，我們並沒有真正遇見過、經歷過。

我並沒有刻意地和他打招呼，雖然期盼著再次聆聽他的笛聲，也想從他這副模樣裡尋找一些有利於我創作的靈感。然而，正當我陷入沈思時，他突然地遞給我一張紙條和三張百元鈔票。我會意到他要買《失去的春天》這本書，我訝異又驚喜，內心的悸動難以表

明。如果他真是鬼，比是人還讓我高興。我的理由絕不牽強，因為我的作品也流傳到陰曹地府，怎不讓我雀躍萬分？

他接過我遞給他的書和找的零錢，並沒有立即走離，反而攤開扉頁，取了筆，要我在書上簽個名。這是讀者和作者間最常見的互動，我不加思索地疾筆寫下：

願你生命中的春天，永遠光輝燦爛！

「謝謝你！」他終於啟開了金口，聲音低沈地說：「春天已從我內心裡走遠，我面對的是酷寒冰冷的冬天。」

這句華麗悅耳的辭句，如果沒有文學素養，想必難以用言辭來表達。然而，我並不想揣測他是音樂家、作家，或許是揮舞著彩筆的藝術家，在我的思維裡，他的影像一直是一位——午夜吹笛人。

曾經在那個夜霧茫茫的午夜，聆聽他的笛聲，當他遠離後，我卻渴望和他再相逢，再一次地傾聽他淒美的笛聲。而此刻見面時卻是無言的相對，似乎有處之泰然之感；以往的希冀和渴望，彷彿已是過去的雲煙，來也匆匆，去也匆匆。

人生的際遇，友情的建立，有時也不得不歸功於造物者，他經常地在夜晚光顧我經營

的小書攤。在沒有深刻地相互瞭解下，我們談論的層面很薄弱，更不能輕率地觸及他淒美哀怨的午夜笛聲，也不可能談論我的作品；彼此心裡所隱藏的，想必比傾訴的還多。而何時何日我們才能敞開心胸，盡情地暢談。

或許我的作品他已讀完，他的笛音餘韻猶在我耳際繚繞。我始終相信，古今中外有許多動人的故事，是從人的身上揭發出來的。尤其凡人認為是怪人的身上特別多，所揭發出來的往往又是精品。可是，我能親自揭開他心靈深處神秘的面紗嗎？那是不可能的，悅耳的笛聲，是我無意中聽到的，無知的孩子始能強迫父母說故事。我腦中所思所想，距離現實環境倍感遙遠，一切必須回歸於自然，讓自然來引導一切……。

連日來受到梅雨季節的影響，時而大雨、時而小雨，日日夜夜不停地落著。室內室外陰沉潮濕，雨聲水聲響個不停。用門可羅雀來形容我這個小小書報攤的生意，或許再恰當不過。然而，我內心卻相當坦然，始終沒有忘記經營這個書報攤的原意，除了養家活口外，最終的目的是為了讀書閱報，想從其中汲取更多的知識，來彌補自幼失學的缺憾。

我搬來一張塑膠靠背椅，倒了一杯高粱酒，放在低矮的書架上，翹起難得停歇的腿，啜了一口酒，含在嘴裡，久久捨不得把它吞下，只想品嚐它的醇香和獨特的風味，並非想喝它個醉茫茫。偶而地閉上眼，想一想，想起從前，想到現在，或許這是我此生最感愜意的時刻。但這個快樂的時刻並沒有維持多久，朋友來了，他一舉一動，內形外表，似乎有

異於常人的細胞與氣質，是俗稱的「狷耶」，還是醫學上所謂的「精神病患」。然我此時必須排除這些負面的聯想，只感到我們隨著時序的運轉，已建立了一份超俗的友誼，但我卻有些疑惑，雖然年紀相當，是否能有所交集？任誰也不敢貿然地下定論。

我遞給他一杯酒，他不是細品，而是飲下一大口。他沒有皺眉，也沒有痛苦的表情，像口含甘泉般地那麼舒爽、那麼過癮。我並不能就此論定他是酒國英雄，或是有千杯不醉的海量。

「老哥，」他在我身旁一疊待退的舊報紙上坐下，「或許，我們有相同的嗜好和興趣，但做生意的地方，似乎不適合我們飲酒暢談。」

「你的意思是另外找個地方暢談豪飲？」我仰起頭，看看他說。

他點點頭。點出一臉的冷酷和落寞。

如果真能讓他酒後吐真言，或許，我今晚的收穫比守在這雨夜裡的書報攤還豐碩。

如果能激發他深藏不易輕露的潛能和意識，再次聆聽他的笛聲，我內心裡將衍生出一份難以言喻的喜悅。

於是，我撐著一支黑色的大傘，自己清楚只是雨中傘下的一個凡人，沒有藝術家的豪放，腦裡每一個神經系統都很正常，而是否認為走在雨中，仰頭狂笑的朋友不正常呢？我接觸過的是《人物刻劃基本論》，卻從未涉獵任何一家的「心理分析」。他的行為、舉

止、言談是否異於常人？還是我這個凡人有不凡的思維和想法？

我毫無顧忌地由他引導，從木棉道上往南端走，經過一條蜿蜒的小溪，進入右側的羊腸小徑，在小溪的源頭，巨巖重疊的山坡下停住。這兒距離市區雖不遠，卻只有眼前這幢簡陋的小屋宇，在黑暗的雨夜裡顯現。然而，我並沒有看清它的結構體是用什麼材料砌成的。

他一腳踹開房門，發出一陣令人心悸的響聲，屋內凌亂不堪，氣味難聞，滿佈灰塵的桌旁，是一盞微弱的燈光。他把一堆髒亂的衣物往床上一扔，空出一張籐椅。

「老哥，請坐。」他把籐椅挪近我身邊，「委曲你了。」

「不，我喜歡這裡的清靜。」

「清靜？」他重複我的語辭，「屋外有墳墓，夜晚有鬼火，三更更有笛聲，幾時能清靜？」他說著，順手拿起一件衣服，猛力地擦拭著髮上的雨水，而後順手一扔，高聲地說：「喝酒！」

我們似乎忘了來此的原委，即沒有豪飲，也沒有暢談。讓美好的時光在滴滴答答的雨聲中消失。突然間，他猛飲了好幾大口，喃喃地說了一些我聽不清楚的話，而後，激動地取下懸掛在牆上的笛子，用舌頭快速地舔著音孔，閉上雙眼，吹奏起讓屋外的鬼魂也感到淒涼的曲調。一遍遍、一遍遍，不停地重複吹奏著。欠缺音樂素養的我，的確賞不出他笛

音裡蘊藏著什麼動人的故事，只感到有一股讓人難以忍受的悲傷氣息，在雨夜裡縈繞。

笛音停後，他已淚流滿臉。我們也平分了大半瓶高粱酒，彼此的言談不多，但如果再沈默不語，良機必然從夜雨中失去蹤影。我一直期盼著，等待著他酒後向我傾訴的真言，今夜是否會讓我失望呢？還是要等待明日雨停後，旭日東昇時？

終於他的情緒不再失控，淚流過後更加清醒。

「老哥，如果你不嫌棄，請把我們的相遇，記錄在你腦海的最深處。」

「不，還不夠。」我極端慎重地說：「我想記錄的何止是這些。」

「還有什麼好記錄的呢？」他不解地反問我。

「在《失去的春天》裡，我記錄著陳大哥；在這淒風苦雨、鬼火閃爍的夜晚，我想記錄的是你——午夜吹笛人！」

「我知道你的用心，我也曾試圖用自己的筆，為我坎坷的一生，不幸的遭遇留下一個永恆的回憶。然而，我失敗了。我敗在自己笨拙的筆下，在人生這個滿佈荊棘的舞臺上，我已失去了鬥志、失去了信心。寄生在這茫茫的人海裡，過著行屍走肉般的生活。酒，讓我遺忘現在；笛聲，讓我想起從前。朋友已走遠，親人互不往來。我與墓地為鄰，靠著救濟，過著與眾不同的日子。我無憾，更無所冀求。」

「你的無憾，或許是這個現實社會裡的憾事。但各人有各人的生活方式，不同的表述

空間。人是因生而活，而非因活而生。今晚我們沒有因酒而醉，而是因這淒美的雨夜而歡欣。或許，兩顆有血性的心靈已因緣而交集，而互動。文學脫離不了人生，人生也會因文學而豐盈。今晚，我將用筆尖沾著血液和淚水，為苦難的時代和悲傷的靈魂做見證……」

他點點頭，告訴我——

我生長在一個悲傷的年代，不幸的家庭。

第一章

母親過世時，我七歲，弟弟四歲。

在繼母百般的凌虐下，「臭頭」、「爛耳」、「鼻涕雙管流」的弟弟，終於要送給鄰村的王家「做子」。兄弟即將別離，幼小的心靈並不懂得悲傷；唯一想到的是弟弟從此不必食臭酸的安肺糊，薄薄的耳朵不必像酸菜般地拉扯被擰，臉頰浮現的不再是紅紅的掌印，開襠褲裡、雙腿間一塊塊的瘀青和疤痕也不再湧現。雖然我暗自慶幸弟弟將從此脫離苦海；然而，這些苦難，也將由大他三歲的哥哥全盤承受。

阿母帶著小我二歲的小妹來到我們家，是在阮阿娘往生「脫孝」後的第二個月的一個上午。

那天，日頭赤炎炎，天氣非常悶熱。富叔公牽著馬，停留在我家大門口的紅赤土埕，馱架的右邊坐著一位挽著髮髻、抹粉又點胭脂的查某人，左邊是一位梳著兩條小辮子的查某囡仔，以及一個大包袱。馱架的頂端用麻繩綁著一只老舊的大皮箱。阿爸要我搬兩張「椅檯」，好讓她們墊腳下馬，也註定我此生要被她們現在懸空的雙腳所踐踏。